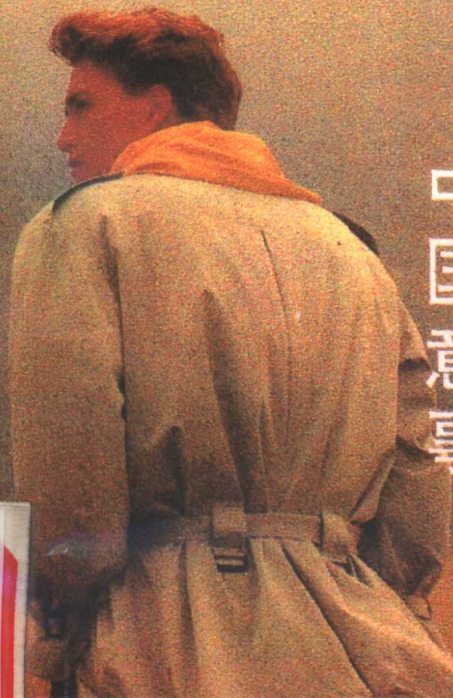


郭良蕙作品系列

A man with short brown hair, seen from the back and slightly to the side, wearing a light-colored trench coat with a dark belt. He is looking out over a vast, hazy landscape under a warm, orange and yellow sky,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romantic.

中尉来到异
国寻求爱情
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

错误的抉择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台湾◎郭良蕙

· 郭· 良· 蕙· 作· 品· 系· 列· 郭· 良· 蕙· 作· 品· 系· 列·

错误的抉择

台湾· 郭良蕙

(京)新登字 172 号

错误的抉择

(台湾)郭良蕙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300

ISBN7-5059-1913-X/I·1337 定价:3.70 元

内容提要

二次大战时期,年青的美军中尉罗吉·约翰在中国青岛邂逅舞女李如丝,为她的品貌与坎坷遭遇所动,二人堕入爱河。然而由于家庭的阻挠、种族的隔阂,最终抛弃了已有身孕的如丝,与本国女子裘迪小姐结了婚。多年以后,罗吉重返故地,感慨颇深……

目 录

错误的抉择.....	1
三人行	59
乳燕飞.....	117

错误的抉择

参加了魏廉军曹的婚礼归来，在酒吧里痛饮了几杯，约翰·罗吉上尉便歪倒在卧床上，闭起了眼睛。强烈的威士忌刺激得胃部热辣辣的，他感到头很沉重，喉咙也发干。虽有从长窗透进的阵阵轻风，也调剂不了室内燥热的空气。不久，他的内衣被汗水浸湿了，他不得不跳下床来，脱去军服。他想就此去喝杯冰水，再淋一淋浴；然而他却懒得挪动身体，最后他不得不颓然坐下，抓抓头皮；接着长吁一声，又倒在床上。

不知思想跟随着紊乱的心情沉迷地游荡了多久，“笃笃”的敲门声才使他转为清醒；他原想张开口，发出话声，但他却失去了指挥的力量，只好在心里喊了声“进来”。

“快吃晚饭了，约翰。”一个爽朗的声音随着推门而响了。

虽然仍闭着眼睛，他也能分辨出进来的是占姆·史密司中尉。

“哈罗，占姆，”他转过身来，用力伸了个舒畅的懒腰。

“怎么回事？是不是到梦里去和裘迪甜蜜了？”

“少瞎扯！”听到占姆的话，他的心黯然起来。裘迪虽说是他的太太，但也绝不会达到梦中相会的甜蜜程度。他跃身而起，走至挂在窗边的那面镜子前面，用手搓揉着发腻的脸。远远地，他望见一个穿着白底红花衣裙的金发女郎姗姗而过，那一定是谁的新由国内遣送来的眷属；他不禁痴痴注视着那个

渐行渐远的绰约的身影；由她，他联想到裘迪。裘迪对他毫无感情可言，否则她绝不会寄来这样的信：

“亲爱的，非常感谢你的美意，说实话我也很愿意立刻和你欢聚。然而东方对我确是太陌生了，虽然你过去一再仔细地讲述，我仍对那片土地具有疑惑。听说那里的生活几乎比我们落后一个世纪，原谅我，亲爱的，我不能去尝试那种苦，况且我也不能离开这熟悉美好的环境以及朋友们。假若你真心愿意我们相聚，那么还是你找一个调回来的机会吧！别把这句话看得太认真，我知道你不会如此的。你爱东方，你深深爱着东方，东方的生活，东方的女人，找她们去消遣吧！亲爱的，你放心，我绝没有一句忌妒的话。……”

“我认识她，”不知何时占姆也走至窗前了，他带着羡慕的口吻这样说：“那个小妖妇是属于罗伦斯中尉的，幸运的家伙！”

“闭嘴吧，单身汉。”约翰恢复了常态：“在你的眼里，凡是有一个外貌漂亮的太太就算幸运。还不容易吗？去找一个。”

“机会在哪里？”占姆耸了耸肩；“除了那些黄皮肤的女人。”

“有什么两样？今天的婚礼你也参加了，魏廉军曹的新娘不是很可爱吗？”

“到底国籍不同。”

“美国原是一个由各种民族混合组成的国家。”

“但是有色人种的悬殊地位，你不是不知道的。”

“我知道，”占姆的话引起了约翰的感叹：“时代不断地在变迁，一年有异于一年，不久后，我相信白人便会抹去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感觉了。”

“到那时我再去找一个黄皮肤的女人作太太也不迟。”占姆笑着将话题告一段落。“一块到饭厅去吧。”

“你先去好了。我不饿，准备牺牲了这顿晚餐。我还要洗个澡。”

“也好，”占姆拉开了门，临走时忽然想起：“记住今天是周末，安排好什么节目没有？”

“没有，”约翰望着那张一团稚气的快乐面孔，沉郁地摇了摇头。

“该不是要躲在房里给裘迪写情书吧？”发现了他的脸色，占姆也就停止了开玩笑：“问你，上一批来台的眷属里，为什么没有裘迪？”

约翰将脸调向窗外：

“她丢不下她的工作。”

“她的公司自然需要她，她那么活跃，又那么诱人——”约翰的默然神情使占姆意识到自己的言词不当以后，便不再继续讲下去了。他似曾听说过同事们谈及约翰和裘迪并不愉快的结合。裘迪是典型的美国女郎，爱活动，爱享乐；虽已结了婚，对男人仍具有蛊惑性。假若不是因为约翰在韩战爆发后，又开始了军旅生涯，他们的婚姻可能早已趋成破裂的局势了。

“今晚有舞会，参不参加？”占姆走过去拍了拍约翰的肩膀，还没有等他回答，便将大拇指翘向鼻端：“我可以代你约舞伴，很够水准的中国妞。”

约翰拿起沐浴的用具，敷衍了一句：

“等等再说吧。”

二

纵然四处都装置着电扇，大厅里仍然闷热异常；浓烈的香水味混合着汗气，使拥挤在舞池中的那些跟随着快华尔滋而旋转的男女们的感觉更加昏眩了。舞池四周的座位上也聚满了来宾，约翰和占姆连同两位小姐被挤在靠窗的角落里。占姆的舞兴很浓，每当音乐响时，便拥着他的舞伴滑进池内。为了礼貌起见，约翰也选了两曲敷衍过占姆为他约来的小姐；其余的时间，他总默默地把握住面前的酒杯。偶而他也向舞池里张望几眼，但他并没有达到寻找占姆的愿望，钗光鬓影的人浪迷乱了他的眼睛。忽然在舞池边缘，他望见了魏廉军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光辉，紧拥着他那被银色礼服裹起娇小身躯的新娘；他想向他们招招手，但是没有用；刹时间，人浪又吞食了他们。

“幸福的一对。”在这种感想中，他畅饮了一口。这一对种族不同的新婚夫妇的勇毅精神，确实使他钦佩；男的怀着百折不挠的果敢再三要求长官的许可，女的违叛了古老的家庭，打破了封建观念。爱的威力终于使他们努力地达到了结合的愿望。

“勇敢的人能够支配环境，懦弱的人只能受环境支配。”他暗暗叹息一声，抽出了一枝烟。

当他拿起打火机时，不禁又向舞池里张望了一眼，魏廉和他的新娘又隐约地出现了。东方的女人生性是柔顺的，她们很适合作一个贤良的主妇；娶一个中国太太，除了环境上所遭受

的阻扰和压迫以外,对本身来说,确实是幸福的。

点燃了烟,他随意将打火机扔在桌上,紧随着他的动作,一件柔软的东西从桌上挪动下来。

“呵,对不起。”他发现了那是他女伴的手臂,受到了打火机的碰击。

她给了他一个温和的笑,摇了摇头表示着并不介意。然后她充满了好奇用英语问道:

“你会说中国话?”

“很少一点。”他淡然地笑了。

“你讲得很好,”她赞美了他一句:“是来这里以后学会的?”

“不,”他弹了弹烟灰,似乎不愿提起:“过去在中国大陆学的。”

“呵,”她的圆眼睛里闪射出光芒:“你到过中国大陆?什么地方?你喜欢那里吗?”

“上海和青岛,在我的印象里都是非常可爱的城市,尤其是青岛,我曾经在那里逗留过八个月零十二天。”讲到这一切,不能忘怀的往事阻塞住了他的咽喉,郁闷顿然充满了他的内心。

她依然注视着他,用她那东方女人具有的细小而妩媚的圆眼睛。他知道她又将提出问题了,带着逃避性,他急忙寻索出一句不相干的言语:

“你的英语讲得流利,发音也很正确。”

“谢谢你的夸奖。”

“能告诉我是怎样学会的吗?”

“多半是一个美国朋友教我的,”她随着低垂下了包含有

无数言语的眼睛，“但他已经调回国去了。”

不幸的女孩子。他正以怜悯的目光慰抚着她时，她又抬起了头，很快地眼睛里的忧郁已消散了。这是对的，假若一个人的生活里发生不幸的巨浪，必该去勇敢地克服它，使自己不致被它淹没。这才是正确的人生。

他正要往下探问她，音乐停止了，占姆和他的女伴返回坐位。

“好热，好热，”照顾女伴坐下之后，占姆急忙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然后将面前的那杯冰水一饮而尽：“我再去叫些冷饮，你要什么？甜蜜的。”

“冰淇淋好了。”占姆的女伴不停地挥动着檀香扇。

“你们呢？”

“我的是酒。”

“你喝得太多了。”占姆的女伴好心地对他说。

这种关切温柔的声音是如此的熟悉，似乎并不是第一次听见。声音越去越远了，记忆拉开了门扉，在迎迓他，他却竭力地躲避过去。

“谢谢你，”他向她投以深沉的目光：“我已经习惯这样豪饮了，从我进入军队以来。”

“很多美国人都乐于此道，酒是有害身体的。”

“但是我们要靠它来振作精神，调剂情绪。”

“在我看来，”占姆的女伴接过话：“即令没有酒和烟，你们的精力也会很充沛。”

约翰点了点头：

“有的人是这样。譬如他——”

随着他的指示，他们都扭转头去；远远地望见占姆·史

密司随同两个高个子同事向这边走来。身后还跟踪着一个托着杯盘的侍者。

“哈罗。”约翰向他们举手招呼着。

见到了陌生人来临，两位小姐的态度立刻变得很矜持。

“找不到舞伴的人在忌妒我们了，”占姆红红的脸上展开了天真的笑：“他们要请小姐们跳舞。”

两个高个子弯下了恭请的腰。占姆低下了头热情地拥着他的女伴：“为我答应他们吧，甜蜜的。”

坐位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约翰倾倒着他的酒，占姆畅饮着他的可口可乐。

“怎么样？那个妞。”

“很好。”约翰淡淡地回答。

“跳完舞，我不回去了。”占姆带着神秘的表情：“假若你愿意，和我一道来，简单得很，花点钱就行。”

“她们是——？”

“舞女。”

“你和你的女伴认识得很久了吧？她很不错，看样子你们相当熟。”

“认识有半年的时间了，这还不是逢场作戏，我为了玩，她，”占姆耸了耸肩：“她为了钱，和这种女人还能谈真感情吗？”

“那也不尽然，”约翰一口否认了：“在污浊的生活里仍然有纯洁的灵魂。”

“我好像听说，你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妞。别瞒我。”

“好奇吗？”

“有什么值得好奇？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就像鱼不能缺

少水一样，尤其是美国男人。”占姆说：“但是我是指爱情而言。”

“有什么爱情？”约翰苦笑了一下：“有爱情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结婚？”占姆笑着摇摇头：“我始终认为和一个有色人结婚是最荒谬的冒险。”

“原因是我们承受了太深的传统观念影响和环境的支配，”约翰又斟满了一杯酒：“做一个众人眼里的叛徒是需要大量勇气的。”

“我们越说越远了。”占姆将话题拉转回来：“你过去的那个妞呢？长得漂不漂亮？”

约翰沉吟了一下，然后望了望舞池：

“说实话，倒有些像魏廉的新娘。”

“有趣！”占姆拍着桌子笑了：“我们看东方人总是相像的，黑头发，扁鼻子。正如同他们从黄头发，蓝眼睛里不容易分辨我们一样。”

约翰沉默了，他不能断定占姆的话是否正确。他暗暗地摸了摸衣袋里的皮夹，如在若干年前，他一定会掏出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照片出来证实一下；然而现在却不同了。个性的转移使他在行动上有些近乎中年人的迟缓和忍耐；虽然内心已经过了矛盾或兴奋等思想的考验，表面上他仍然维持着平静如初的状态。

一支音乐终止后，紧接着奏起了另一曲。如此地枯坐着使占姆深感无聊，不觉地他又向约翰提出要求：

“不要保守秘密了吧，讲一讲你的罗曼斯，给我听听。”

约翰握着酒杯，低下头去，微微皱起眉头：

“抱歉得很，我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很久以前的事，早已被我遗忘了。”当他抬起头时，目光触到占姆那张失望的脸上，于是又安慰似地补充着说：“确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就如同你和你的女伴交往的情形一样。”

三

已经是夜半了。从舞会里归来后，约翰·罗吉失却了睡意。躺在床上，纷乱的思维纠缠得他烦躁异常。他后悔不该随占姆·史密司去度周末了，否则在情绪上他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影响。感觉中，房里的空气越来越闭塞，仿佛已容纳不下了他；他决定放弃了追寻梦境的企图，将烟装入睡衣的口袋中，拉开室门，通过了寂然无声的过道，向外面走去。

受着黑暗围袭的园地，更显得空阔了；潮湿的空气有着无比的清新，他深深地扩张着肺叶，沿着平滑的路径慢慢地踱往向前，是偶然的一瞥，使他发现了已斜移过去的月亮；他仰起头，开始注视着夜空。

几颗闪烁的星斗，一堆堆深浓的浮云，看样子明天又将有难耐的燥热。亚热带岛上的夏季是令人难以煎熬的，假若是中国大陆仍未解放，他们被派的地方将不会在这里了；可能是上海，也可能是他曾经逗留过一段时期的青岛。

前面就是游泳池，他跨大脚步走过去，停立在水池的边沿上。没有风，水面很平静，里面清晰地反映着两盏光线幽黯的路灯和星斗的远影。对于水，他一向是偏爱的。在他的家乡有一条河，童年的快乐多半建筑在河水上，他也崇慕着海洋，因

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便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胜利到了，对军旅生涯尚未感到压腻的约翰·罗吉，并没有退伍，不久，他被派到在幻想中古老而奇特的东方；在上海驻留了不久，然后便调往青岛。

游泳池的水光渐渐在他的幻觉中扩大了，他仿佛正站立在寂静的岸边，眼前是一片沉息于夜色里的海水；身后，是一座座巍然耸立的建筑，从里面透出了隐隐的乐声；凉风迎面拂来了，带着一阵海的气息。这是暮春的傍晚，他初踏上了青岛的印象。时间是一九四六年。

在那时，廿三岁的约翰·罗吉，无论在年龄或是经验上，都该算是一个天真的大孩子；从他那棕色的眼睛里还找不出忧郁；嘴角上经常挂着满足的笑意；讲起话来，爽朗的声音和诙谐的表情足能使打盹的人清醒。因此那般年长且世故的同事对他的印象不外乎：一个乳气未退的毛孩子。

尽管被人称作乳气未退的毛孩子，但生活经验到底会使人改变的。进入了军队以后，约翰遂渐蜕去原有的稚气；他竭力模仿那些老练角色的举止。很快地，他便沾染上烟酒的嗜好，并且在谈吐中也经常夹上几个粗鲁的字眼。年龄的影响下，对于女人也求之于梦寐了。到达这幽清的海滨城市以后，最初，怀乡的思绪使他时常独自徘徊于岸边；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东方的情调竟在他那一向乐观的心理上涂抹一层淡淡的哀郁。遥远的隔离增浓了对故乡的一切记忆，他思念着他的双亲，他的兄妹，以及那些曾在一起嬉乐过的亲友们。

约翰不是那种能在工作后静躺着以无线电或小说解闷的人，好动的性格使他时时刻刻不愿静止。因此为自己，他安排下不同的节目，将时间消磨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夏季渐渐到来

了，假日他多半去到汇泉浴场，随着海涛悠然起浮，或是接受日光的沐浴。在夏季，气候凉爽的青岛成为国内避暑胜地，汇泉浴场各处都散布着来自各方的消闲人士，海滩上缀满了色彩缤纷的女人倩影。对于那些东方小姐，约翰自叹言语不通；至于对一些外籍女郎呢，腼腆的态度不曾给他前去交谈的勇气；在娇言巧笑的声浪里，他惟有在一旁默然欣赏，来排除寂寞了。

黄昏，他常漫步于海滨公园；有时也和三两朋友游荡于洁净的马路上。偶而一个姿态动人的少女从身边走过了，几个人会同时调转头来，吹声尖锐的长口哨作为遇艳的赞叹。

曾经有一个雨天，他望见一个披着红雨衣的女郎，失足滑了一下，提包被跌落到地上。他很快地走过去，好心地替她拾起；然而所换得的只是厌恶地一瞥。从此，他种下了这样的印象：“东方的女人都是欠缺礼貌，而且是不懂风情的。”

经常采取同样消遣方式，终于感到乏味了。在寂寞单调的心情迫挤下，约翰无法拒绝比他年长十岁有余的同事鲍勃·魏斯曼不断地怂恿，开始走进异国的欢乐场中寻找刺激。

四

“你喝得太多了。”

“这代表我今晚的兴奋。”

“有什么值得兴奋的？”

“这是我到东方以后第一次遇见了会讲英语，而且肯和我交谈的女性。”他庄重地问：“我能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吗？”

“为什么不能？”

“请再告诉我一遍。”

“如丝·李。”她微微地挑起唇角。

“如丝，呵，以玫瑰来代表你确实很合适。”他情不自禁地握起她的手，但她摆脱了：“原来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但是我不怕。有跳舞的兴致吗？如丝。”

在这充满了浓烈脂粉和烟酒混合气息的 ABC 舞厅里，乐队正奏出斯特劳斯的“酒，女人与歌”的音乐；美人和醇酒的享受下，约翰·罗吉确已沉醉了。

紧紧拥抱着如丝娇小的躯体，异性的刺激使他的血液加速地循环起来；他不觉闭上了眼睛，低侧下脸，轻吻着她的黑发。他第一次感到东方女人的可爱，在他目光里，如丝是够得上称为美丽的；他不再介意那东方式的细圆的眼睛和扁平的鼻梁，因为到达中国以后，他已渐渐习惯于这些黄种人的特征了。

她不过是一个舞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蔑视她。当他进入了舞厅之后，深悉此间的鲍勃便为他介绍了一切；巡视着那些媚眼横飞花枝招展的舞娘，最后他注意到了她，穿着高贵的黑纱旗袍，衣襟上点缀两朵玫瑰；说不出是什么理由，他立刻对她那张淡施脂粉的椭圆面孔以及玲珑的体态发生了好感。于是决定选择了她。

音乐一曲曲地接连下去，经过了一段时间，如丝离开了他，另去周旋其他的顾客了。他拒绝了舞女大班殷勤地另作推荐，只是怀着飘然的感觉坐在那里；一面欣赏场内的情调，一面畅饮威士忌。

“怎么样？这比在马路上散步够刺激吧？”鲍勃在旁边开起